

劇本
《愛滋味》
The Taste of Love

詹傑

場景

一間位在偏鄉工業區、準備改建的學校，校園僻靜一隅的老舊儲藏室。
現在這裡正權當輔導諮商室，不大，有著克難的簡單桌椅，除此之外，別無他物。

角色

李思誠，輔導老師，四十二歲。
梅家玲，校長，與思誠同年。
小瑜，國三中輟復學生，十六歲。
楊毅傑，二十來歲的英文代課老師。

第一場

(思誠站在髒污窗邊，出神看著外頭，彷彿等待時間消逝。窗外不時傳來孩童嬉鬧聲，偶爾夾雜一陣來自遠方，鐵工廠的金屬敲打尖銳噪音。)

(校園鐘響，孩童聲遠去，天色轉暗，終至靜寂。)

(思誠看了看表，收拾桌上東西，正要走時，家玲走進。她看上去非常疲倦。)

思誠：校長。

(家玲自顧自坐下，從包包拉鍊暗袋，拿出菸和打火機，正準備點，停下。)

家玲：我下班了。(抽起菸，笑，看上去有些快活。)

思誠：(不動聲色地鎖上門)玲仔，我昨天不是告訴你別穿淡色的裙子，會讓你的下半身看起來很腫！而且…

(家玲順著思誠眼神，發現裙角好幾處髒汗，用力搓了一下，發現都已乾涸。)

思誠：你現在看起來像是今天營養午餐的香蕉。過熟。

家玲：你如果整天去和那些敲牆、挖地板的工人打交道，能好看到哪裡去。

思誠：我今天有觀察他們一下，就從這裡(指窗)。還不錯！尤其天氣熱的時候。

家玲：(意有所指)顯然我們關心的地方不一樣。

思誠：我都不知道你被派來這裡當苦力。

家玲：我是來這裡作戰的。

思誠：校門口已經決定要開向哪邊了嗎？

家玲：我今天去和學校附近的工廠談，他們死都不願意讓條路給我們。我連多替孩子們著想這種話都說出口了。

思誠：沒用嗎？

家玲：我們的學生最近才惡作劇闖禍，把人家停在工廠門口的機車給燒了。

思誠：起碼證明這裡的學生和附近民眾互動頻繁。

家玲：幸好跑得快，一溜煙就不見人影，監視器只拍到學生制服。

思誠：年輕真好。

家玲：年輕人才容易把自己的路堵死。人家現在不願意讓我們把校門開在那邊。

思誠：他們總會找到自己的方向，無論那條路是通往那裡。

家玲：還沒等他們找到方向，我就先走投無路了。工廠老闆建議我，乾脆蓋一道圍牆把學校封起來，免得我們的學生又出去作怪。

思誠：其實每間學校就是每個地方的小縮影。大人做什麼，孩子們就學，他們模

仿眼睛看到的一切。難道我們也要蓋一道圍牆把所有人都關起來？

家玲：你再跟我扯這些名言佳句，下次校務會議我就派你去負責蓋校門。

思誠：我要是會蓋校門，還會待在這裡跟你瞎扯？而且今天輔導會議有多熱鬧你又不是沒看到，我才撙了幾句名言佳句，一堆老師就急著跟我要電話了。

家玲：那些老師看到你像看到菩薩。

思誠：只是我怕他們會失望。我又不是門擋，可以卡住壞學生，不讓他們回來。

(停頓)

家玲：那個女孩子今天有出現嗎？

思誠：沒有。很少有人敢連續放我三次鴿子。

家玲：你明天去她班上看看。

思誠：你開個單子給我，明天我先去總務處一趟，領條粗一點的繩子再去。

家玲：我沒有跟你開玩笑。

思誠：我也沒有。如果她自己不願意，來了也只是坐在這裡和我對看四十五分鐘。你知道那種感覺有多差嗎？你會忽然覺得自己像是酒店坐檯的老小姐，還是整間店裡面最醜的那個。

(家玲總算笑了出來。)

家玲：像你這種滿嘴鬼話的輔導老師，總能弄點什麼辦法出來吧。

思誠：就貴校輔導室目前凌亂不堪的學生資料，還有每一個老師輪番跟我告狀的盛況來看，我的專業建議就是讓她轉學吧。勉強留下來，對她未必是好事。

家玲：(想都沒想)不行。

思誠：為什麼？

家玲：我去哪裡找一間學校來收容她！

思誠：那你要去哪裡找一個班級來收她？學校裡不會有老師願意的。

家玲：她會改。我相信她會。

思誠：她把人家女同學關在廁所裡，還潑了一整桶水溝撈上來的髒水。

家玲：她已經在家反省了好幾天，我也要她道歉寫悔過書。

思誠：那個同學的媽媽怎麼辦？她還是家長會的成員！萬一真把事情鬧大了，對兩個孩子都是傷害。

家玲：我會搞定家長會。

思誠：你怎麼搞定？

家玲：我會負責！

思誠：你怎麼負責？

家玲：你現在是在模仿那個媽媽嗎？

思誠：相信我，那個媽媽長得很苛薄，一定會把話講得再難聽十倍。到最後，你

和那孩子，一定有一個得走人。

家玲：所以現在我不但沒有新校門，也留不住那個孩子。

(家玲望著思誠，投注諮詢目光。)

思誠：看我幹嘛？你是校長。

家玲：那孩子來找我，說她想繼續留在楊老師的班級上課…

思誠：不只我，其他老師也都贊成讓她轉學。

家玲：他們只是贊成自己不必收留她。當然啦，話說得漂亮，快考試了，怕自己班上學生受影響；教學經驗不夠，擔心處理不了突發狀況。說穿了，誰也不想惹上麻煩！他們只想平平安安等時間到，然後請調到其他學校。

思誠：所以呢？你有答應讓她回去楊老師的班級嗎？

(家玲搖頭。)

思誠：為什麼？

家玲：被她欺負的同學還在班上，保持一點距離比較好。

思誠：還有其他原因嗎？

家玲：什麼原因？

思誠：我在學生資料卡上，看到一個奇怪紀錄。她曾經指控楊老師對她有身體上的接觸，可是學校沒有召開性評會調查這件事。

家玲：後來沒有成案。那女孩承認自己說謊。

思誠：就因為這樣撤案？理由不夠充分吧！

家玲：楊老師很照顧她，放學還主動幫她加強課業，而且她指控楊老師的時間，楊老師正在辦公室和我一起討論班級事務。我想沒有比這個更有說服力。

思誠：也是…

家玲：如果真有問題，學校也不會再繼續聘楊老師來代課。

思誠：好啦，我又沒有懷疑你。所以我該拿這個孩子怎麼辦？

家玲：你只要讓她不要繼續惹事就好。撐過這學期，他們就會全部畢業，然後就是別人的煩惱了。

思誠：好吧，我會再想辦法，找她來輔導室聊聊。

家玲：而且你要讓她點頭答應調到其他班級。我來負責搞定老師。

思誠：還真會為難我。

家玲：我是校長。我的工作就是為難你們。

思誠：…不過…楊老師正在辦公室和我一起討論班級事務…

家玲：怎樣？

思誠：聽起來假假的！很像連續劇那種男女主角有一腿，還要硬凹的台詞。

家玲：你少無聊。

思誠：今天在會議上看到楊老師，他的確讓人印象深刻。一堆女老師都拼命要坐在他旁邊，簡直像是神明在安太歲。不過要跟這麼多人搶，你也太累。

家玲：你當老師真是太可惜。應該去拍電視劇。

思誠：不這樣，當老師多無聊，這是我們的唯一娛樂！每次我去學校附近買早餐的時候，老闆娘都會告訴我，哪位女老師又幫楊老師帶了一份火腿三明治。

家玲：這裡是小地方，什麼消息都瞞不住。你自己也多注意一點。

思誠：不用擔心！每天早上，我桌上只會出現一堆公文，連顆茶葉蛋都沒看到。

家玲：你怎麼跟人家比！

思誠：你不知道，學生們對我也很好奇！

家玲：哪部分？關於你的性向？

思誠：關於我的年齡。

家玲：你怎麼說？

思誠：我告訴他們，我和校長是大學同學，認識二十幾年了。結果他們通通笑了。我和學生之間，咻得一聲，一下就拉得很近。

家玲：還真是謝謝你。

思誠：怎樣？這個小地方，有沒有人忙著打聽你結婚沒？

家玲：我是女校長，我有不結婚的特權。

思誠：我認識的阿玲可不是這樣！她這個人很需要陪伴，很需要…把心事說出來。

(停頓。)

家玲：你能來這裡陪我，我很高興。

思誠：總算有點人話了。

家玲：我還以為你會拒絕這個職缺。我們這裡常常連代課老師都找不到。

思誠：我本來打算拒絕你。我上 [google map](#)，發現要轉兩班公車才可以到，教學熱情馬上被澆熄一大半。

家玲：所以是什麼讓你改變心意？

思誠：我覺得這裡環境不錯。

家玲：你是說消防隊在我們隔壁。

思誠：如果把校門開在那個方向呢？(指某處)對學校和學生都安全。

家玲：我要是真幫你把路開過去，那消防隊就不安全了。

思誠：我是替你著想。

家玲：不用麻煩了，他們看到我都會立正喊校長好。

思誠：那就沒得玩了，作戰失敗。(故意做出立正敬禮樣)

(停頓。兩人相視而笑。)

家玲：委屈你了。只能讓你窩在這種小地方。

思誠：(環顧四周)其實挺好的，你看那個壁癌，多性感！…你知道嗎？我最喜歡諮商室的一點，就是待在這裡，你可以很安靜地聽別人說話，還有聽自己說話。你會感覺自己像…泡在溫水裡的乾香菇，一點一點伸展開來。

家玲：所以你今天一整天泡在這裡，有什麼收穫？

思誠：…我感覺自己好像年輕了二十幾歲，又回到以前在政大附近租的無敵小小套房，就是潮濕又有霉味的那間。我和宏任，兩個大男生手長腳長擠在一張小床上，早上起來的時候，身上常常全是天花板油漆剝落的白粉，好像在拍日劇《東京愛情物語》最後一集裡頭的雪景。

家玲：那你是哪一個？

思誠：我是鈴木保奈美。

家玲：骨董一樣的日劇女主角！現在大概沒人知道她是誰了。我以前還剪過她那種瀏海…人好像到某個年紀以後，年輕時候的事記得特別清楚。

思誠：你也沒什麼變。大一參加迎新宿營的時候，你臉上妝就很濃了。

家玲：多久以前的事，還拿出來講！

思誠：誰叫你這麼久都不來大學同學會！那一大票老同學都說，你現在是六年級最年輕有為的校長，不屑跟我們這群廢材混了！我們只好翻你以前的糗事來自我安慰一下。

家玲：同學會！？我看是姊姊會吧！有些人的女兒，都大得可以來唸我們學校。

思誠：如果你是擔心這個，我們兩個單身代表，可以自己躲在角落划酒拳。

(較長的停頓。)

家玲：…聽到宏任的事我很難過，我還以為…

思誠：以為我們會結婚，然後生個女兒來這裡上學？

家玲：畢竟你們都在一起快二十年了。

思誠：是二十二年半。每年都說要分，結果最後還是我照顧他，送他最後一程。

家玲：我到現在還想不明白，怎麼會一個簡單肺炎，人就走了。

思誠：要死還不容易，活著才難。

家玲：宏任家人那邊情況怎樣？

思誠：還可以。喪禮辦得很簡單。很快就結束了。

家玲：宏任這麼孝順，他媽媽怎麼受的了？

思誠：宏任的姊姊會打理一切，不用擔心。

家玲：別人一切都好，那你呢？如果…

思誠：不用！知情的老同學，一個一個打電話來，我差點淹死在安慰裡。

家玲：看來參加同學會，多少還是有點用處的。

思誠：我們幾個死黨，決定以後每年都辦同學會，不然實在跟不上大家的速度。才隔幾年，就已經有人結婚又離婚，然後又再婚，現在連孩子都蹦出來了。

家玲：還真會挖苦人。

思誠：聽說他們已經分居了。我們有開賭盤，大家都押他們撐不到年底！

家玲：簡直跟連續劇一樣。

思誠：可不是。

家玲：…連老公自殺的戲碼都有，不知道是誰編的八點檔。

思誠：(停頓，張望家玲表情) 秀芬…今年沒來同學會，這是她第一次缺席。我們也沒打給她，大家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。

家玲：自己先生發生這種事，總要點時間來接受，慢慢來吧。

思誠：別講得那麼輕鬆。我知道阿國學長對你的意義，跟宏任對我一樣。

家玲：哪裡一樣？我們就只是學長和學妹的關係。我連他喪禮都沒去。

(停頓。家玲點起另一根煙，深吸，吐出。)

思誠：阿國學長的狀況，我想你比我清楚。

家玲：營養午餐的貪汙弊案都還沒起訴，他就頂不住壓力了！

思誠：我相信阿國學長的為人！他當校長那麼多年，生活一直不太富裕，不會去拿那些錢的。

家玲：我也相信。可是人都死了，再多相信也沒用。

思誠：當初大家都以為，你和阿國學長最後會走到一塊。畢竟你們一起念書，一起考試，一起當上校長。

家玲：真對不起，害你們的賭盤賠慘了。

思誠：學長和秀芬結婚後，你就幾乎沒再和我們這群老同學聯絡。

家玲：聯絡了，又能怎樣？跟你一樣淹死在安慰裡？

思誠：只是可惜你們就這樣斷了。

(家玲將手上的煙，用面紙捻熄。)

家玲：其實我們還有見過一次面。就在他死前幾天。

思誠：他來找你談營養午餐的案子？

家玲：不是。我們…約會，像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樣，晚上約在公園見面，蚊子多到不行。

思誠：那你們有像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樣，做點什麼衝動的事嗎？

家玲：像他這種老實人，連汽車旅館也沒去過，還能做什麼。我們就只是聊聊以前，聊一起準備考試的時候，聊剛考上的那種開心，然後就沒了…我告訴他，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一台轉不停的電風扇，以為一直動，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甩開，結果停下來以後，才發現全身都是灰塵，讓人看了討厭。

思誠：起碼我不會。我不會討厭你。

家玲：所以才特別找你來讓我虐待。

思誠：學校一定可以在你手上越變越好的。

家玲：有建商盯上這裡，附近的地價已經悄悄在漲，台北人快來了！如果學校蓋不起來，被廢校合併，這些家裡沒錢的孩子就會被趕到更遠的地方

思誠：還不就是一座校門！大不了晚上我們搬水泥，摸黑去蓋。

家玲：大家都瞪大眼睛等著看呢！六年級最年輕的女校長，到底有多少能耐。

思誠：氣勢這麼弱怎麼行！你不是還在教育局拍桌子，痛罵局長歧視女性！

家玲：我就是拍了那一下，才被派到這裡！他們正等著我灰頭土臉跑回去搬救兵。

思誠：有我在。就算要燒黑心建商的機車，我也會拉著你跑。保證不會被拍到。

(家玲望著思誠。)

家玲：思誠，我不是一個好校長，也許好多事我都做錯了。

到最後，只剩下我一個人不知道為了什麼在繼續奮戰。

(思誠給家玲一個厚實擁抱。)

思誠：我會幫你搞定那個女孩的。有我在，不怕。

家玲：(環抱住思誠)矯情。

思誠：我承認我是賤人。

(家玲拿起東西，往門口走去，忽又停下，轉身看思誠。)

思誠：放心。我的嘴巴和你的預算一樣緊。

你告訴我的事，我誰也不會提，包括秀芬。

家玲：(笑)我是要提醒你，等等開電風扇，把香菸的味道吹散。

思誠：是。校長。

(燈漸暗。)